The study of Beng Mealea heritage site for revising tentative list and preparing final official listing as an extension for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of Angkor

引言

This report is a part of a primary study of Beng Mealea heritage site for revising tentative list and preparing final official listing as an extension for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of Angkor.

吴哥世界遗产遗址的延伸

本报告不是崩密列(世界文化遗产提名地)的完全手册或者真实的文档，但该报告将会介绍关于崩密列的基本构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以便开启提名流程。本文档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崩密列的技术说明，挑战与机遇，世界遗产申报建议及一系列用于提升崩密列遗产保护，展示和维护的建议。接下来是本报告的主要部分，将对上述内容做进一步的讨论与分析。

1. **关于崩密列的技术说明**
   1. **地理位置**

崩密列位于荔枝山东部的丘陵地带，在通往贡开的64号国道边上。距离吴哥主庙宇建筑群东部40km路程，距离暹粒市77km。在地理上，崩密列位于连接古高棉帝国各个省份的古高速的十字路口，是这些古高速路的连接点。东-西主干线经由崩密列连接吴哥和位于Kampong Savi的圣剑寺，总路程约100km；北-东的道路经由贡开连接崩密列至瓦普寺，路程210Km；南-西的道路连接崩密列至洞里萨湖，路程为40Km1（图 01）。同时，北-西线通往荔枝山2，可能与主要采石场的石头运送相关。崩密列的经纬坐标为 [N13°28'35" E 104°14'18".](http://tools.wmflabs.org/geohack/geohack.php?pagename=Beng_Mealea&params=13_28_35_N_104_14_18_E_type:landmark_region:KH_source:kolossus-dewiki) 4

* 1. **简史**

一个神秘，孤立和被遗忘的高棉寺庙，被一群葡萄和苔藓覆盖，寺庙的部分被丛林中的根和大树包围，大部分未恢复，处于被破坏的状态。崩密列，高棉语中意为莲花池（图02）。被认为是吴哥中心以外的吴哥古代寺庙镇（9世纪9至13世纪的高棉古典时期）最重要的寺庙之一。它是位于东皇家大道（图04）上的一座典型的高棉建筑/遗迹，这些建筑/遗迹包括有寺庙复合体，圣殿，火神庙，桥梁。在崩密列至斯威部落的圣剑寺的东皇家大道上，以每15公里的间距分布着圣殿和火神庙（图05）5。因为没有对应的铭文，也未被在其它地方所提及，所以建造这个神圣且复杂的建筑目的并不为人所知6。然而，通过专家对比研究其艺术风格，建筑结构与装饰风格推断它大概建于12世纪中期7，苏耶跋摩二世统治时期（1113-1145/50 A.D.,吴哥窟的建立者）。然而，也有人认为它成于吴哥窟之后，建于达烂因陀罗跋摩二世统治时期（1150-？A.D.，斯威部落的圣剑寺的建立者）。达烂因陀罗跋摩二世是阇耶跋摩七世（1118-1218/20 A.D.）的父亲。阇耶跋摩七世是伟大的高棉寺庙的建立者，包括有Tha Phrom（寺院名称），圣剑寺，卜迭色玛寺和巴戎寺9。通过对崩密列遗址的石块使用磁化率技术分析得出它与托玛侬神庙和周萨神庙同时期建立，即吴哥窟早期10。其宗教史也并不明晰，仅留存的石刻和装饰揭示了其混合了印度教（毗湿奴与湿婆）和佛教的传说，而没有非常明显的崇拜的迹象11 12。对放弃这个在吴哥中心的寺庙镇达850年的原因依然未知，学界对此有争议。

在18世纪后期，崩密列这座被人遗忘的小城被法国探险家，艺术家路易斯德拉波特（Louis Delaporte 1842-1925 A.D.）唤醒了生机，which gave the overall bird’s eyes view of its temple complex(图 06) following by expenditures of researchers to discover the hidden site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不幸的是，这些有价值的研究任务因为红色高棉时期（1975-1979）而被中断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红色高棉游击队作为其战略和隐藏的地点，占据了这个地方，并在寺庙周围埋设了一些地雷，对敌方造成了巨大的伤亡，甚至在附件居住，工作和游玩的人也有伤亡。这个危险的情形不鼓励人们来这里旅游参观。然而，崩列密在1992年9月1日被加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同其他8个遗址14和吴哥考古园碑刻）。直到2003年底，在经过艰苦且耗时排雷工作后，崩列密被正式的对游客进行开放15。自从开放以后，该区域一直受APSARA的保护（Authorit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Angkor and the Region of Siem Reap 吴哥及暹粒地区保护与管理机构）。在主要的庙宇综合体内，大部分区域被损毁，建有一个木制的高架步道网以便进入被毁坏的中央保护区（该高架期初是为让·雅克·阿诺拍摄电影《虎兄虎弟》，后由APSARA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建）16 17（图07）。以及，在进入崩列密之前，游客需要购买$5的门票（不包含在吴哥通票里）（图08）。从南部进入，穿过一个大的十字形露台，沿着南部堤道走向在中央区域的主庙（图09,10）。

现在，前往的吴哥区旅行人数的激增，每年的增幅高达25%，预计在2014年将吸引4百万的游客。更便利的道路情况，更完善的冒险和异域风情的体验，崩密列成为了除吴哥考古公园世界遗产区外最受欢迎的偏远寺庙之一。在旺季（11月至3月）19，每天将接待数百名游客（图11）。因此，如果没有恰当的保护管理政策和计划，在未来对该遗址（也是潜在的遗址旅游地）的保护，管理的崩密列重要性及其价值可持续发展能力是被质疑的。

* 1. **崩密列的特征**

崩密列遗址地是一座被遗忘的高棉庙宇城市，位于吴哥古城市中心之外的东部。2012年，通过LiDAR（激光雷达）技术获取的崩密列图像（图12），该图像呈现了被覆盖在森林之下的考古情景，它为“城市寺庙”这样模式的存在提供了实在的证据，它利用道路网络和池塘的排列将其分割为规则的“正交城市街区”这种空间形式，每个街区配有一些列的elevated occupation mounds 和开挖式池塘（图13,14）。这种模式与吴哥区域的一些带有护城河的主要寺庙遗址的模式极其相似，例如吴哥窟和圣剑寺（图15）。主要的寺庙综合体位于城市的中央，面朝东部。周围环绕有一条45米宽，引自北部的自然水道（该水道来源于荔枝山）的护城河作为遗址的分界线，护城河长宽为1025mX875m。在东西南北四个基本方位上的入口，各有一条铺好的步道，以十字交错的形式相互连接，其中的一条是在遗址在东-西中轴线上，利用堤道将遗址与一个位于东方的大型岛屿（一种在其中央建有神殿的小型岛屿）联系在一起23（图16）。在崩列密，沿着东皇家大道（East Royal Road）有五座“火神庙（Fire Shrines）”,其中4座位于寺庙复合体的东部，西部有一座，名为Kansaeng圣庙。因此，表面朝圣者可能从西面进入崩密列的寺庙复合体，即首都吴哥城的方向24（图17）。

有趣的是，崩密列的设计和装饰风格表明它受到了吴哥王朝其它三种风格混合的影响，晚期巴方寺风格，吴哥窟风格和早期的巴戎寺风格。对于主寺庙复合体的建筑规划和建设，其规划采用了一种叫做“平坦寺庙（flat temple）” 25的模式，它通常被表示为吴哥窟（或者吴哥东部地区）的“平面”版本，它们之间有较多的共同点，例如，均采用了三个同心的包围层；都位于西部偏后位置，每个中央圣殿都在寺庙的轴线交汇处（崩密列是一个平面类型的寺庙，没有吴哥窟那样的庙山，但是现已坍塌）26；第三个外层（最外围的）是由一个单个墙壁和一排柱子支撑，第二层则是由双墙支撑（如同吴哥）27；如同吴哥窟寺庙的布局情况，有两个图书馆（或者可能是圣庙）位于十字廊的南北两边（图18）。另外，寺庙采用了和吴哥窟同级别的高建筑质量标准和工艺，例如，巨大砂石块（大砂石块来自于荔枝山东南脚的采石场，如同其他在吴哥区域的高棉建筑一样，大石块通常取自于数公里以外的采石场）之间的接缝的厚度和精度就如同建于吴哥窟时期所建立的吴哥窟和阿特维寺时采用的标准（图19,20）；精心制作的镶嵌拱顶30（图21），并且利用半拱顶作为一种支撑。此外，其它风格对崩密列在建筑规划和建设的影响表现有，连接了两个图书馆（或者可能是圣庙）的两座由众多小列支撑起的桥梁（高架梯道）和在东部十字走廊也与巴方寺（巴方晚期风格）附近的一条长长的高架梯道非常类似（图22）；中期区（独立的圣所，在东边有一个巨大腔室连接第一层围墙）距离第一层的距离非常的近，和第二层与第一层的距离类似，这种布局风格对阇耶跋摩七世之后在塔布隆寺和圣剑寺（巴戎寺早期风格）的建设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夹在第二道围墙和外侧围墙南边的空间里，有两个大型长廊建筑（外侧可能还有延伸部分），这样的建筑风格和塔布隆寺，圣剑寺，巴戎寺32很接近，这个寺庙这样处理，大概是也是有“填补空白”的意思。

珍-布瓦瑟利耶（1952），对崩列密和其它相关寺庙的装饰进行比较研究，根据她的结论，崩密列的装饰风格受到了早期巴戎寺风格的影响大于受到吴哥窟风格的影响33。通过这些精美装饰元素，也表现出了其在风格和信仰（印度教和佛教）上的混合，例如有：繁复的娜迦栏杆每个都是由一整块的连续的长石雕刻而成（图23）；石制的门楣和山形墙都刻了印度教或者佛教相关的画面与故事（图24）；在外墙东南角的一个亭子那里，古老的石头上雕刻着一个飞天，她托着自己一个胸部，这种姿态的飞天很罕见（图25），通常把飞舞姿态飞天的称为阿普萨拉Apsara，直立姿态的叫Devatas提娃妲。

过去劫掠者进入该遗址地过于危险和困难，所以它没有明显的被破坏的痕迹，同样也没有对该寺庙及周围景观全面的科研和修复项目，仅有一些精致的建筑和装饰元素保留在遗址地，即使如此，仍有一些被盗窃或被转移到了用于修复雕像的吴哥艺术学校，例如狮子像及大量的希瓦、毗瑟挐的雕像（或者残像）（图26）。

很多游客表示，在崩密列遗址的探险发现经历会有一种像“印第安纳琼斯”那般在一个深藏在寂静丛林里破损的庙宇里探寻遗失的宝藏的感觉36（图27）。现在，每日来这里参考的游客不是很多。游客们通常以是小团体的形式进行游览，而不是大型旅游团。没有或者很少的当地人或儿童为了钱或者售卖纪念品而接近游客。大部分在遗产地附近的人都十分的友善，对游客行为礼貌。其中一部分人为小团体的游客作当地导游，部分当地人从森林和池塘获取每日的食物，还有一些居住在附近的孩子也把这个遗址地当成他们的“遗址操场”（图28）。因此，崩密列与吴哥的其它遗址地相比，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其它遗址地都是挤满了游客，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本地人的痕迹，且只有在靠近主寺庙复合体附近，才有一些为了商业目的或进行旅游服务的本地人。

* 1. **遗产地建议的大小，形状和区域**

In order to propose the size and shape of Beng Mealea’s boundaries for starting the inscription process of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this report has considered and followed various documents on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relating heritage boundaries’ designation such as;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2013), Preparing World Heritage Nomination (2011), The Banteay Srei Parvis Project (2009), Format for the Nomination of Properties for Inscription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2005) and Royal Decree establishing Protected Cultural Zones in Siem Reap/Angkor Region and Guidelines for their Management (1994). Also, some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he physical features, land uses and activities at Beng Mealea and its vicinity from a site visit (on January 5th, 2014) and other sources (especially, interpretations of aerial images from Google maps and airborne laser scanning (LiDAR) and pictures taken from a slide presentation on “Angkor Urbanism” by Dr. Christophe Pottier37. However, this suggested size and shape of heritage site at Beng Mealea is only a tentative scheme, which must be clarified and corrected later by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the process of actual nomination or conducting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plan.